



五刀梟雄

五刃梟雄



萧逸 著

五刃梟雄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)

山东省鄄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 / 32 印张：30.25字数：65万

1988年2月第一版 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册

I S B N 7—5040—0050—7 / 50

定价：7.50元（上、中、下）

第三十九回 前路风沙苦 后道有追兵

晏星寒等五人，正以着不同凡响的速度，向前驰进的同时，在他们身后的黄花瘦女和妙手空空王一刀，却发生了点事情，因为这事情有关全局，笔者不得不交待一下，是怎么回事呢？嘿！往下看吧！

晏星寒等人不是走了吗？黄丽真和王一刀二人因为没事，反正也不急，押着马慢慢的往前走。

大地是一片漆黑，只有天上半弯新月，和数得出来的几颗小星星，那种光真是微弱得可怜，远处沙漠里，似乎还有“喔——喔——”的狼嚎之声，风起的时候，卷起薄薄的一层沙雾，那白日吸满了阳光热力的沙粒，在日落的时候，已开始把“热”向外吐出来，因此到了现在，冷气一阵阵的往人身上偎，很冷！

骑在马上黄丽真和王一刀，冻得直打哆嗦，尤其是黄丽真，在青海的时候，养尊处优惯了，那受过这种苦呀，这一路上，她的牢骚可大了，说什么早知道如此，她真不该来，这鬼地方，真能把人腻死，又说什么要是来了狼群，可就完蛋了。

王一刀对这个师妹可是没一点办法，当时听她一路走一路骂，就叹息了一声道：

“算了吧？谁叫咱们要跟着来呢！”

黄丽真啐了一口道：

“呸！你还说这话，那不是你左一句右一句，说什么金武威银张腋，妈的！别说什么金子银子了，连狗屎也不及呀！”

王一刀脸红红的道：

“我说的是甘肃呀，谁知道会来沙漠呢！”

黄花瘦女又啐了一口道：

“甘肃！甘肃！住在那老头子家，还不够受气的呢，妈的！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！”

王一刀听她愈骂愈不象话，也不禁有些不悦道：

“那你为什么不回去呢？”

黄丽真冷笑了一声，半天才说道：

“回去？教主也得答应呀！他要是答应，我不扭头就走才怪呢！”

王一刀也冷笑了一声，耸肩道：

“这就是了，你一个劲在我跟前骂什么呢？我又没拉着你？”

黄丽真碰了个钉子，就不作声了，二人押着马又行了一程，黄丽真哆嗦了一下道：

“不行！先停停，我得下来。”

王一刀勒住了马，扭过头来皱着眉道：

“你又有什么事？天快亮了。”

黄丽真一面下马，一面带气道：

“我受不了，得把皮抖篷找出来，妈的！在这鬼地方冻死了，连个收尸的都没有。”

又看了王一刀一眼，端着一双肩膀，口中“吃！吃！”有声的道：

“你怎么样？不找个袍子穿穿？”

王一刀哼了一声道：

“我干脆披被窝好了，还袍子呢！”

黄丽真一挑眉毛道：

“咦！你这小子是怎么啦？我是好心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冻死活该，却关我什么事。”

王一刀瞪着眼也发狠道：

“你光他妈瞎胡搅，你看见谁骑马穿袍子了？要想暖和，在被窝里睡觉最暖和，行么？”

黄花瘦女脸一红，朝着他直翻眼皮，王一刀重重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快吧！你别耗着啦，斗篷找出来没有啊？要是走岔了路，碰不着铜锤锣，咱们可都得死在沙漠里，你还当是好玩呢！”

黄丽真听了这句话，倒是吓了一跳，一面在皮袋子里找出了她的红缎子面银皮皮里子的斗篷，披在身上，一面又骂道：

“妈的！铜锤锣要是不来，我叫鸟抓死他！”

才说到此，忽见她身后马座上的一双白额鸪怪叫了一声，四双亮光闪闪的眸子，一齐偏头向漠地里视着。

黄丽真啊了一声，大喜道：

“好呀！这一定是铜锤锣来了……”一面笑向王一刀道：

“好了！你也别急了。”

王一刀皱了一下眉道：

“怎会这么快？别是——”

方言及此，就见那一双怪鸟，各自低鸣了一声，双双鼓

翅而起，直向右前方疾飞了去。

黄丽真跃身上马道：

“快！快追它们去，一定是铜锤罗来了。”

说着飞马向前，王一刀也将信将疑的跟了上去，另外五匹马也全跟了上来，目光视处，只见二鸟如弹丸也似的身形忽地由空中，向沙面上投了下来。

王一刀一磕马腹道：

“不错，是有人来了，咱们快追上去。”

黄丽真干脆尖着嗓门叫开了道：

“喂！铜锤罗！铜锤罗！是你来了吧？”

七匹马带着滚滚的黄沙直向右前方奔驰而去，果然，在十丈以外的平沙面上，他们发现了一个人。黄丽真刚要张嘴再叫“铜锤罗”，刹时又愣住了，那哪里是“铜锤罗”！而是一个年逾花甲、瘦骨嶙峋的老太婆，正挥着一双瘦爪，与向她俯冲的白额鸠搏斗，只短短的几招，便将那一双厉害无比的白额鸠击落在地。黄丽真气忿已极，驱马上前吼道：“老东西，你……你找死么？”

这老婆婆一只瘦爪，在前额捞了一下头发，阴森森的一笑，露出一口白牙道：

“果真是如此么？哈！”

她仰天笑了一声道：

“那我倒是正合心意！”

王一刀双手紧紧握着镔铁双拐，准备突然的一击，他二人平素气焰如虎，岂是忍气吞声之辈？其所以在这老婆婆身前，迟迟不敢动手的原因，各位大概都清楚，那是为这怪老婆子先声所震。

试想那一对白额鸪，是多么厉害的一双怪鸟，双爪伸屈，能生裂虎豹，而且身上肌肤，差一点的刀剑，都休想伤它们。

而这么厉害的东西，居然为这老太婆，在几个照面之间双双击落在地，听对方口气，竟是已毙在其掌力之下了。

王一刀和黄丽真又不是傻子，自然马上可体会出，来入绝非易与之辈，凭着他们一向欺弱怕强的心理，所以顿时就显得有些手足失措。

黄丽真此刻对对方，只是谈话，并未再出手，不仅胆子又大了些，她嚅嚅道：

“老鬼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老鬼？”这老婆婆呲牙一笑道：

“哈！你真是好不知耻，你还不知道，你更象鬼么？你比我更丑，臭丫头！”

这几句尖刻的话，重重的刺伤了黄丽真，她气得急速的抖了一下，细眉一挑道：

“老东西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要知道，我们可不是好欺侮的！”

老婆婆显得很安祥，她点头道：

“是的，我要暂时带你们去一个地方，你们得乖乖地，听话的跟我走！”

黄丽真张大了眼睛：

“什么？带我们……”

老婆婆的脸一下拉了下来，显得极为可怕道：

“马上跟我走，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”

她说着回过身子，摆了一下手道：

“走！”

二人顿时愣了一下，王一刀向黄丽真递了一个眼色，倏地由马背上往起一窜，掌中镔铁双拐，夹着凌厉的两股劲风，直向这老婆婆脑门上猛砸了下来。

这本是一刹那间的事情，在妙手空空王一刀来说，此人是以“冷刀”出了名的，而且手法是准、快、狠，故此得了这么一个绰号，他这一手，尤其是施展得干净俐落，瞧他那种起身落势，几乎是同一个势子，一双镔铁拐，是真够阴狠。

在任何人的眼中看来，这个大意的老婆婆，是万难逃得活命了。

可是情形却是大大的不然，王一刀这对镔铁双拐，已堪堪落在了老婆婆的头皮上，倏见这老婆婆，身形猛然向下一蹲，双手往上一托，是一式“巧托天书”的漂亮招式，王一刀一咬牙，霍地向外一撤双拐，可是他仍嫌是慢了一步，只听见“噗”的一声，这一对镔铁双拐的杆子，已实实在在地抓在老太太双掌之中，老婆婆怪笑了一声道：

“该死的東西！”

只见她向外一抖双拐，王一刀偌大的身子，竟由她头顶上，大车轮也似的摔了出去。

可是这小子，倒也有一股子狠劲，竟是死抓着双拐不放，在沙地里打了一个觔头，抓着这镔铁双拐摇、撼、夺！

只是这双镔铁拐，在对方的掌握之中，竟是固若磐石，休想为他摇动一丝一毫，紧跟着这老婆婆双手霍地向上一翻，叱道：

“去吧！”

她倏地一松双拐，王一刀由不住身子向后直仰了过去，他在沙地里一骨碌爬了起来，弄了满头的沙子，一时恼羞成

怒，厉叱了声道：

“老鬼！你欺人太甚了。”

要说起妙手空空王一刀，虽说是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功夫，可是那是限于其质稟和根骨，和素日并不十分殷勤练习的缘故，可是他仍是名师之徒，是得自高人传授过的，所以也不能称他是窝囊废！

他双目赤红的往前一扑身子，已来到了这老婆婆身前，身形向前一探，双拐用“交叉取莲”的打法，一取咽喉，一打小腹，镔铁双拐上，夹着“哧！哧！”两股劲风，一闪即至。

沙地上那个老婆婆，又是一声哑笑，足踝上的玉环，发出了铮锵的一声脆响，王一刀不禁怔了一下，因为他面前竟是失去了那个老婆婆的影子。

这时候马背上的黄丽真，忽然尖叫了声：

“小心后面！”

王一刀倏地“怪蟒翻身”，哼地一声，把身子转了过来，可是迎接他的，却是一双冷如寒冰的瘦手，王一刀向后一收卸双肩，可是他还是慢了一步，却为那一双瘦爪搭在双肩的两处大筋之上，王一刀只觉得打了一个寒战，顿时“噗通”的一声，栽倒在沙地里，动也不动了。

黄丽真坐在马上不禁吓得呆了，她双手一按马鞍子，嗖地一声，已飘落在王一刀身前，方要弯腰去察看一下他的伤势如何，老婆婆却忽然哑声叱道：

“站住！”

黄丽真倒是真听话，她翻了一下眼皮，呐呐道：

“你……你要干什么？”

老婆婆嘻嘻冷笑道：

“干什么？告诉你……”

这“告诉你”三字，声音特别大，黄丽真吓得后退了一步，老婆婆手指移向地上的王一刀道：

“把他抱起来，放心，他死不了！”

黄丽真呐呐道：

“我就是要抱他起来啊！”

老婆婆哼了一声道：

“抱着他上马，跟着我走。”

黄花瘦女打了个哆嗦道：

“跟……跟你走？上……上哪去呀？”

老婆婆嗖的一声，跳上了一匹马，一面带过马缰，冷斥道：

“少问，跟着我走！”

黄花瘦女一向是不讲理惯了，今天却想不到，竟会遇到一个比自己更不讲理的主儿，她虽是又气又恨，可是她实在不敢惹她。

当时弯身把王一刀抱了起来，淡月之下，只见他牙关紧咬，双目怒凸，脸上已沁出了汗珠，可想而知，这王一刀是如何的痛苦了。

黄丽真细看之下，已猜知他是为这怪老婆子，点中了极厉害的穴道，而多半是为一种特殊的手法所点，以至于第三者无法可解。

她抱着这个现眼的师兄，一时真有些不知所措，只觉得双手发软，那老婆婆又催促道：

“快呀！”

黄丽真一咬牙，叹了一口气，这才抱着王一刀纵身上了马

背，她冷笑道：

“你要把我们弄到那去？你是谁？怎么我一点也不认识你。”

老婆婆又叱了一声道：

“少开口！”

然后这老婆婆就带过马头，往右面走去，一面回头嘱咐道：

“跟着我走，你放心，我绝不杀你们，因为你们跟我并没有仇！”

黄丽真闻言胆子大了一点，就冷笑了一声道：

“是呀！那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们？”

老婆婆又斥道：

“少开口！”

黄丽真不由赌气，把头向一边一偏，走了几步，她忽然想起了一事，口中“哦”了一声，当当时勒住了马，老婆婆闻声回带道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黄花瘦女张大了眼睛道：

“我们的鸟呢？”

老婆婆哼了一声道：

“我不是告诉了你么，它们是死定了，走！少废话。”

黄丽真尖叱道：

“死了，老婆子，不是我吓唬你，西天一怪莫教主，早晚找到了你，会要了你的命，你……”

她说到此，忽然把下面的话吞了住，因为她发现对方的脸色似乎极为不善，不得不把下面的话忍了住，改为温和的

口音道：

“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，你又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下手又没个轻重，我师兄要是死了怎么办？人命关天，这个责任你负得了么？”

老婆婆发出海狗也似的一声怪笑道：

“瘦丫头，你说的不错，你们是和我没有仇，可是有人给我有仇，因为如此，你、你师兄，还有你那个师父，都连带着和我有仇了！”

她伸了一下脖子，舐了一下干枯发皱的嘴唇道：

“我既敢动你们，就不怕你那自以为了不起的师父，现在少说话，跟我走！”

黄丽真冷笑了一声道：

“我当然得跟你走罗，打不过你么，可是你也不要太神气了，我师父不来，还有几个厉害的老前辈会来找你的，哼！”

说着还撇了一下嘴，现出一付女混混那种不在乎的味道，前行的老婆婆呵呵一笑，回过头来，眯着眼睛道：

“对了！我就是等他们来，要不然我还不费这个事呢！绑你干什么？你也不值一个大子儿。”

黄花瘦女被损得脸又是一红，就噘着嘴说：

“那你干么要绑我？”

老婆婆嘻嘻一笑道：

“我不是说过了么？就是等那几个老东西来，一个是姓晏的老头，一个老道，还有……哼哼！”

黄丽真拧着眉毛问道：

“还有谁？这些人和你有什么仇？”

老婆婆叨叨的说道：

“还有那个老姑子，等她来了，我还要问问她，凭什么她也跟着助纣为虐，我们从今天起，已不是朋友了！”

黄丽真又怔了一下道：

“你和剑芒大师还是朋友？”

老婆婆回头看了她一眼道：

“现在已经不是了，现在是仇人了！”

黄花瘦女缩了一下脖子道：

“老太太，你是谁呢？”

这老婆婆忽然又是一声叱道：

“少开口！”

经过一连好几次的碰壁，黄花瘦女也赌气不再理她，可是她肚子里却在咒骂着：

“妈的，臭老婆子，早晚我要叫你知道我的厉害，我黄花瘦女能受你这个气？哼！”

前面的老婆婆，倒真是怪人，她不许人家多开口，可是她自己的嘴，却是停不下来，又问：

“你们好好的在青海，有福不享，到沙漠里来趟这种混水干什么？”

黄丽真本不想答理她，可是这一问，却正好搔在了她的恨处，当时冷笑一声道：

“你恨她，我还想咬她呢！”

老婆婆“唷”了一声，回过头盯着她直翻眼皮，不大懂她这一说，黄丽真瞪着那对斗鸡眼，愤愤的道：

“你别看我，我给你一说你就知道了，我们本来在青海好好的，还不是这个老尼姑派人来了这么一封信……”

说到此，临时顿住了，老婆婆忙追问：

“信上说什么？”

黄花瘦女这一火了，也不管这种话，是不是能说，这女人可是有些十三点儿，她咬了一下牙道：

“妈的！我可是都告诉你了，我也恨她！”

老婆婆急口又追问道：

“信上说什么？”

黄丽真抬了一下双臂道：

“你总得把他救过来呀，我手都酸了，在你面前，我们也不敢跑。”

才说完这句话，就见这婆婆倏地一招手，黄花瘦女仿佛觉得臂面来了一股冷风，不由吓得“哎呀”一声，差一点由马上摔下来，等到镇定后，见对方并没有动手的意思，方才奇怪，却觉得手上的王一刀忽然有所转动，而且口中长长地吁着气，老婆婆冷笑了一声道：

“你叫他不要轻举妄动，再下手，我可就不会留情了，现在你告诉我，那封信上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黄丽真皱了眉，心中想不通，为什么她竟会对那封信中的内容，这么感兴趣，可是她却认为，那是没有什么重要的，于是冷笑道：

“这老尼姑和晏老头，还有那个老道，也不知和一个姓谭的小子结下什么仇，彼此杀来杀去。”

说到此皱了一下眉毛道：

“也奇怪，那小子怎会这么厉害，这几个老家伙居然都制不住他！”

老婆婆斥道：

“少废话，往下说。”

黄丽真又接下去道：

“大概是那个姓谭的小子，还有个什么哈萨克的姑娘叫……”

“依梨华！”老太太为她接了下去，又说：

“后来呢？”

黄丽真十分奇怪道：

“你好象什么都知道。”

老婆婆斥道：

“少废话，往下说。”

于是黄花瘦女点了点头道：

“不错，是个叫什么华的姑娘，这两个人又搬来了一个老头，这个老头外号叫什么南海一鸥，姓桂的，听说很厉害，于是老尼姑害怕了，怕对付他们不了，这才写信给我们……”

老婆子冷笑了一声道：

“所以你们就来了，还带着两只鸟。”

黄丽真撇了一下嘴道：“还提鸟呢，死都死了。”

又打量着老婆婆道：“我话是说完了，只是还不知道，半路里又杀出一个你来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？”

老婆婆冷冷一笑道：“往下看吧，好戏在后头呢！”

第四十回 莺语花底滑 流泉水下滩

这时候，妙手空空王一刀，忽的由黄丽真臂窝里一跃而起，厉声叱道：

“你说些什么？简直是胡说八道！”

黄丽真一怔，勒住马道：

“你好了？”王一刀冷笑道：

“我听了半天了，哼，亏你还是教主最心爱的弟子呢！你可真给我们青海派挣了脸了！”

他说着目光就又向一边的老婆婆望去，大有二次动武的样子，那老婆婆却毫不在乎的道：

“你还厉害？你试试你的内力，是不是能发出来？还是在马上好好歇歇吧！我已经说过了，决定不杀你们。”

王一刀气得脸色铁青，当下试着往上一提内力，才知对方之言果然不假，不由呆呆的望着老婆婆一言不发，这时候黄丽真就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算了吧，你也不要骂我，有什么办法呢，打又打不过她，铜锤罗大概也错过了，咱们在沙漠里，就跟瞎子一样了，不跟着她怎么办？”

王一刀重重的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跟她上那去？”